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有通”、“无通”的语义演变

陈 曼 君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无通”和“有通”是先后发展起来的。“有”和“无”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分别对情态动词“通”所进行的肯定和否定。“有”和“通”最初的组合是出于语用的需要,而“无”与“通”最初的组合则是出于表义的需要。之后,“无通”和“有通”沿着各自的轨道不断地进行着语义上的演化。两者的语义演变都是多方向进行的,这些演变大都处于发展之中,过渡阶段普遍存在,三义并存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它们不仅和人类其他语言有着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而且和这些语言有着反向的语义演变路径,同时可以表达具有现实性的道义情态。更有甚者,“有通”所发生的双向语义演变还冲破了同一概念结构的限制。这些都是对情态理论的丰富和补充。

关键词: 情态结构; 情态; 语义演变; 闽南方言

中图分类号: H1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9)01-0040-12

助动词“通”分布的地域性非常强,主要分布于闽方言,其中尤以闽台闽南方言(下称“闽南方言”)的使用为甚。在现代闽南方言里,助动词“通”得到充分的发展,它的使用频率很高,使用范围很广。它不仅可以单独出现于“(NP)+通+VP”结构,而且该结构里的“通”,还常常可以与一些肯定词(affm)和否定词(neg)组合,构成颇具特点的“neg/affm+(得)+通”结构。更具特点的是“neg/affm+(得)+通”结构中的肯定词和否定词几乎是正反对举,形成一组组反义词。具体有这么几对:有-无(没有),会-勿会(不会),卜(要)-呣(不)。另外,否定词“未(还没有)”比较特殊,至今还没有肯定词可以与它对举,它也可以与“通”组合。如果我们放眼历史,放眼早期的闽南方言书面语料——明清闽南方言戏文,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从早期的闽南方言戏文开始,“通”就都可以与上述这些肯定词和否定词组合的。“通”与这些肯定词和否定词的组合,是慢慢发展起来的。直到现代闽南方言,有的才渐趋成熟,有的还处于发展之中。而且“肯定词+通”和“否定词+通”结构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本文旨在梳理谓语动词前“有通”和“无通”结构的语义演变路径。

“有通”的出现晚于“无通”。在明清戏文中,后者的使用数量大大超过前者。就是到了现代台湾闽南语故事集里,后者的使用数量仍然超过前者。自两者出现以来,它们的语义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尽管“有”、“无”是一组反义词,在用法上有共性,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因此“有通”和“无通”的语义发展演变路线有一致性的同时,也有各自的独特性。

“有/无+通”中的“通”是一个情态助动词,它与“有/无”结合后整个结构仍然属于情态范畴。关于情态理论, von Wright (1951: 1-2)、Lyons (1977: 681-682, 787-849)、Palmer (1979: 35-37; 1986: 119-121)、Bybee 等 (1994: 176-242) 等人做了非常精彩地分析。目前针对情态的分类,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采用 Palmer (1979: 35-37) 等人比较通行的三分法,即情态可以分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和知识情态三种。关于这三种情态的定义及其内部的分类,详见陈曼君 (2016)、朱冠明 (2005) 根据

基金项目: 法国国家科研署研究项目“闽语的历史变化”(DIAMIN N⁰ ANR-08-BLAN-017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台闽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13BYY048); 第48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海峡两岸闽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陈曼君,女,1969年生,福建惠安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语法学、语义学。

西方学者对英语情态动词的研究，把汉语情态助动词在情态类型和语义程度上作了如下的分类：

程度类型	知识情态	道义情态		动力情态	
		该允	估价	主语指向	中性（条件）
可能性	可能他~到上海了	可以你~进来	I 配他不~当班长 II 值得这本书~看	I 能他~说德语	能从苏州一小时就~到上海
盖然性	应该他~到上海了	应该你~进来		II 愿意我~一个人去	
必然性	一定	必须你~进来			必须总统~对选民负责

我们赞同这一做法，认为它适合于闽南方言情态助动词的研究。因此，本文采纳这一表格的分类。

本文使用的语料既包括历史文献，也包括现代闽南方言。所用的历史文献主要是明清时期用闽南方言写成的戏文，具体有明嘉靖刊《荔镜记》（1566年）、明万历刊《荔枝记》（1581年）、清顺治刊《荔枝记》（1651年）、清道光刊《荔枝记》（1831年）（郑国权 2010）、清光绪刊《荔枝记》（1884年）^①，明万历刊的《金花女》、《苏六娘》^②，清乾隆刊《同窗琴书记》（1782年）。这些版本除了道光刊外，均由台湾学者吴守礼分别于2001年（a、b、c、d）、2002年（a、b）和2003年重新校注出版。下面所谓“明清戏文”指的是上述这些戏文。

现代闽南方言考察的对象包括书面语料和口语语料。书面语料使用的是台湾闽南语故事集语料库，具体包括台湾云林县、高雄县、台南县、南投县、宜兰县、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以及沙鹿镇、大甲镇、东势镇、清水镇、外埔乡、新社乡、大安乡、石岗乡闽南语故事集以及罗阿峰、陈阿勉故事专辑。口语语料来自泉州方言的一个点——惠安方言，为笔者调查所得。下文没有出处的例子都来自惠安方言。

一 “有通”的发展及其语义演变

在闽南方言中，动词“有”有表领有、存在等意义（李如龙 1986、陈法今 1987 等）。闽南方言“有”同其他南方方言一样，后来演变为助动词，可以修饰谓词性词语。据陈前瑞、王继红（2010）研究，汉语部分南方方言动词、形容词前的“有”可以分别确认事件或状态的现实性。闽南方言的“有”也不例外。当它修饰的不是动词或形容词性词语，而是情态助动词“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彭利贞（2007: 81）指出，情态句都是非现实的，而现实句一旦注入情态成分，也会成为非现实句。而反过来说，在闽南方言里，当情态句一旦注入现实性成分，即情态助动词“通”与“有”组合后，句子依然表情态。但情态句是不是都是非现实句，就闽南方言的“有通”和下一节的“无通”而言，是值得探讨的。

以往研究虽也涉及“有通”，如陈法今（1987）、陈曼君（2004）等，但都非专题研究，只从其时角度点到为止。本文将通过结合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全面揭示“有通”的情态义及其相互间的演变关系。

嘉靖刊《荔镜记》里尚未出现“有通”的组合，该组合始见于万历刊《金花女》，不过此戏文仅现一例。就是在清代顺治刊、道光刊和光绪刊的《荔枝记》里，也分别只见三例。只是到了现代闽南方言才渐多起来。“有通”的语义发展经历了四个演变路径：（1）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知识情态；（2）道义情态>中性情态>道义情态>知识情态；（3）道义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4）道义情态>知识情态。

“有通”的这四个演变路径在明清时期乃至现代闽南方言都处于发展时期，不仅出现了两种情态义并存的过渡阶段，而且还出现了三种情态义共现的过渡阶段。

1.1 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能力）>知识情态

关于能性情态内部之间的衍生关系，语言学界（如 Bybee 等 1994: 240、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范晓蕾 2011 等）得出的结论相当一致：主语指向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中性情态>道义情态。同时，Sweetster（1990: 58-65）、Palmer（2007: 98-99）等人认为，道义情态（许可）和知识情态（可

① 这五个版本的《荔枝（镜）记》写的是流传于闽南和潮汕一带的同一个故事——泉州人陈三和潮州人黄五娘的爱情故事。

② 尽管万历本《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被公认是用潮州方言写成的戏文，但是作为闽南人的我们今天读起来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如果说有差别，主要就是一些术语等方面的小差别。因此，我们认为直至万历年间，泉州话和潮州话还是极其相近的。林伦伦（2001: 304）认为，今天生活在粤东地区的操潮汕方言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从唐至明清不断迁移而由闽入潮的。陈曼君（2017）指出，可以相信，直到万历年间，泉州方言对潮州方言的吸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潮州方言所反映的语言事实基本上就是泉州方言所反映的语言事实。《金花女》没有确切的刊行年代，不过一般认为晚于明万历刊《荔枝记》。《苏六娘》原本是附刻在《金花女》上栏的，后来编者才把它独立出来。

能)之间有衍生关系。但闽南方言“有通”所经历的“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知识情态”这一演化路径却与上述这些情态义的语义演变路径迥然有别。相对于上述这些情态义演变的共性,闽南方言“有通”有着反向的语义演变路径。

1.1.1 据陈曼君(2016),情态动词“通”最先发展起来的是道义情态。早在嘉靖刊戏文已出现为数不少的这类“通”了。“有通”最早出现的也是道义情态。它始见于潮州万历刊《金花女》的反问句。如:

1) 我随奩个,有通到尔食吗?我随嫁带来的,可以轮得到你吃吗?(万历刊《金花女》632.2)

在整个明清戏文里,表道义情态的“有通”总共只有四例。除了1)外,顺治刊、道光刊和光绪刊戏文都分别出现一例,而且是内容重复的一例。下面以顺治刊为例:

2) 拙早,亦未有通捍困。这么早,还不可以歇息。(顺治刊《荔枝记》3.359)

“有通”受否定词“未(没)”修饰后,仍旧表道义情态。

现代闽南方言“有通”表道义情态的情况多了起来。除上述说法仍存在,还可见于肯定陈述句。如:

3) 卜结婚啊爱经过这个月老仙君、月下老人来接触,才有通号做这个缘份啊会确定,抑无会乱去啊。

要结婚必须经过这个月老仙君、月下老人来接触,才可以把这个姻缘确定下来,要不会乱掉哇。(清水镇闽南语故事集一 128.06-07)

1) 通过反问对听者施加一定的旨意。在2)、3)里,说者向听者发表一定的主张和意见。句中的“有通”表达的都是说者依据自己的意愿、社会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向听者发出一定的指令,语义一概指向说者。“有”对“通”所表达的意义起到确认、强调的作用。“通”带“有”,有强化其所指的道义情态之作用。可以说,“有通”结构是因为语用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通”带有说者的主观态度,因此“有”是对一种主观态度的强化,自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尽管这时的“有”还可以省略,显见“有通”还是一个比较松散而清晰的句法结构,不过“有”从一开始跟“通”组合时语义便发生了变化,它确认的不是一种现实性,而是一种主观性,这是一种语义的弱化。Packard(2001: 216-223)提出,一个语言组织是否词汇化,判别的标准是这一组织的构成成分是否发生语义或语法功能上的减损;减损越多词汇化的程度越高。可见,这三个例子里的“有通”一开始组合时就已经迈出词汇化的第一步:语义上的减损。

1.1.2 到清代顺治刊戏文,“有通”开始表中性情态。不过在该戏文里只出现一例:

4) 只时蠔着用钱买,即有通食。这时节,海蛎得用钱买,就有得吃了。(顺治刊《荔枝记》23.224)

在4)中,“有通”表示的是只有具备了“用钱买”的外在条件,方能施行“食蠔”这一动作行为。这类句子在道光刊、光绪刊戏文里也各见一例。虽然在顺治刊戏文里,“通”也开始出现中性情态义,但它一出现,“有通”就与之产生了竞争,遏制了它的发展,使它在整个明清戏文里仅见一个用例。可以说,人们更倾向于用双音节“有通”来表达中性情态。这时,“有通”中的“有”与“通”已经融为一体,对“有”,很难解读出其确切的意义了,由此使它们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董秀芳(2002: 35-36)针对汉语情况指出,汉语双音词的历史源头大多是理据性非常直观的短语或句法结构,发展过程中词与词之间的界线渐模糊,理据性也就相应弱化甚至消失了。4)中的“有通”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已可看作一个词了。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无论是台湾闽南语还是惠安方言,“有通”表中性情态就非常普遍了。在台湾闽南语故事集77个“有通”的用例中,就有26个是表中性情态的。至于惠安方言,就更不待言了。

尽管“有通”的中性情态义始见于顺治刊戏文,成熟于现代闽南方言,但今天的闽南方言仍可察看到它发展自道义情态的蛛丝马迹。Traugot & Dasher(2002: 11-12)指出,每一个语义演变,不是简单地由A演变为B,而是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A和B两者的并存阶段,然后再演变为B,即要经历“A>A~B>B”阶段。台湾闽南语故事集里,我们还能零星见到道义情态和中性情态并存的个别用例。如:

5) 日子得经过成紧,到这团仔十岁的时,成实有影响安尔逐日会出去剉柴,一个安尔一担柴安尔、安尔担倒来,有通予你老岁仔卖,啊做所费,哦!日子过得真快,到这些孩子十岁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每天都会出去砍柴,每个人都这样挑一担柴回来,可以/能让您去卖,以作费用啊!(《沙鹿镇闽南语故事集》48.08-11)

5)中的“有通”既可以表示道义情态中的“可以”,也可以表示中性情态中的“能”。从道义情态(许可)发展到中性情态(能)是有其理据的。Palmer(1990: 6)指出,道义情态“涉及对动作、状态或事件的影响表达一种指令”。这种“指令”可能来自“指令”发出者的一种权威,也可能来自道德、法律准则或内在的动力等方面。当施事在施行某一动作行为需要外在的条件时,有时这种外在的条件首先是要符合道义上的要求,然后才能自然而然地上升为施行该动作行为理所当然所具有的外在条件。如5)中

的“国仔”所砍的柴之所以会成为“老岁仔”施行“卖”这一动作施行所具备的外在条件，是因为这首先符合中国家庭传统的伦理道德——老子养儿子是应该的，而儿子侍奉老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即如果施行某一动作行为的外在条件具备了，有时就隐含着它已经在道义上符合要求了。这是转喻在起作用。正如贝罗贝、李明（2008）所指出的：“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语义演变的特点是：新义 M2 蕴涵（entail）源义 M1，即 $M2 \supset M1$ 。”可见，5) 中的“有通”是先有道义情态，才有中性情态，即中性情态 \supset 道义情态。它反映了“有通”由道义情态向中性情态发展的演变规律。

1.1.3 “有通”在现代闽南方言里除了大量表中性情态外，还由中性情态发展出主语指向情态：

- 6) 若彼个散鬼仔下昼若有通提一个银来呼，阿爸你的财产……一半予伊，啊阮二个一半。如果那个穷鬼中午能够拿一个银子来，爸爸你的财产……分一半给他，我们两个分一半。（《云林闽南语故事集一》106.07-09）
7) 我有通叫一若人合伊去北京做者办代志。我能叫一些人跟他一起去北京办事情。

6)、7) 中的“有通”都表示有能力。这类句子在闽南方言都用得不多，一方面是它是刚发展起来的一种情态，另一方面是它与同义词“会（得）通”存在着竞争。之所以说“有通”的主语指向情态是由中性情态发展而来的，有下面的例子为证：

- 8) 啊彼阵桃花女仔共算算共看看 e0 讲，啊伊安呢就有通共解危安呢。那时桃花女帮他算算帮他看看说，她这样能够（有条件/有能力）帮他解危。（《云林闽南语故事集一》106.07-09）

8) 中的“有通”表“能够”，既可以理解为有条件完成某一动作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有能力实现某一动作行为。其实，一个人的内在能力有时候是要靠外在的社会条件才能显现的。8) 中的“桃花女”能帮“他（彭祖）”解危，使“他”不至于在 20 岁时就死去，完全是想利用将会到来的八仙给“他”添寿这一外在条件来实现的，但我们也可以说，“桃花女”能掐算出八仙的到来并想出如何让八仙为“他”添寿的计策，实际上也是她自身能力的一种体现。因此，这里的“有通”处于中性情态和主语指向情态并存的阶段，这也是“有通”的语义表达由中性情态演变为主语指向情态的佐证。

1.1.4 在现代闽南方言里，“有通”表主语指向情态的同时还可以表知识情态。例如：

- 9) 伊一月日有通趁五千镒。他一个月能（有能力/可能）赚五千元。（《沙鹿镇闽南语故事集》48.08-11）

9) 中的“有通”既可以表能力，也可以表可能。这是主语指向情态发展为知识情态的过渡阶段。具有施行某种动作行为的能力也就具备了施行某种动作行为的可能性。因此，主语指向情态渐渐发展出知识情态。在现代闽南方言里，“有通”所表示的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还不成熟，还需要借助“不拢”之类表估测、判断的词语来凸显。否则总是像 9) 那样存在着歧义。例如：

- 10) 伊一月日不拢有通趁五千镒。他一个月大概能赚五千元。

1.2 道义情态>中性情态>道义情态>知识情态

“有通”不但可以由道义情态衍生出中性情态，而且可以逆向发展，由中性情态发展出道义情态，然后再继续向知识情态演变。在语言的演变中，双向发展是存在的。Van der Auwera et al (1998)、贝罗贝、李明（2008）证实“道义许可—道义必要”是双向的语义演变。范晓蕾（2013）更是指出，单向性的语义演变固然是主流，但双向性的语义演变也绝非是罕见的现象，同时认为双向语义衍生发生的必要条件是：两个语义功能属于同一概念范畴，语义辖域相同，有同等程度的主观性。但从“有通”所发生的“道义情态 \leftrightarrow 中性情态”这一双向语义演变来看，上述的必要条件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1.2.1 由上可知，“有通”表中性情态始于顺治刊戏文。到了道光刊、光绪刊戏文，这类中性情态义可以出现于下列语境：

- 11) [生] 向说起动。如此说来，就动身吧。 [占] 都无物通食，齿^①动。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还动牙齿。
[生] 汝周去，有通度汝食。你姑且去吧，有东西给你吃。（光绪刊《荔枝记》26.27）

根据上下文，11) 可以解读出“我有物，我有通度汝食”。句中的施事主语是说者，“有通”表中性情态，其语义指向说者，表明说者拥有支配某一行为的外在条件。假如没有上下文语境，“我有通度汝食”单独作为句子出现，句中“有通”既可表中性情态，又可表道义情态，全句除做 11) 的理解外，还可以理解为“我可以给你吃”。“有通”这两种情态义的并存，正是其中性情态向道义情态演变的过渡阶段。到了现代，“有通”便在上述的语境中从中性情态衍生出道义情态来。关于中性情态和道义情态的衍生关系，Byee 等（1994: 191-199）早有研究。这是符合人类语言发展的共性。不过这里的道义情态和中性情态的源义——道义情态[见 1) 至 3)]有所不同。例如：

① 在闽南方言里，“起”和“齿”同音。

12) a. 我有通度汝去共伊剔陀半点钟。我允许你去跟他玩半个小时。

b. 我早起有通度汝去剔陀，是汝家己不去兮。我早上允许你去玩，是你自己不去的。

如上所述，1) 至 3) 中的“有通”表达的是说者发出的指令，语义指向说者，说者不是施事，“有通”所传达的指令有直接针对的对象，说者下达指令时具有现场性。其中的“有”对“通”所表达的意义起到确认、强调的作用，可以省略。12) 中的“有通”表达的是说者在郑重宣布自己的指令，宣布前心中已有指令或者早有指令，分别如 a 句和 b 句，发话时只是间接地传达，即传达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有通”的语义指向施事“我”，其中的“有”不能省略。可见，这时的“有通”已经凝固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词。这类“有通”所包含的指令是间接传达出来的，具有现实性^①。按照学界的普遍观点^②，它本应该属于非情态范畴，但是由于它又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因此还是应该归入情态范畴，只是其所表达的情态已经是一种弱化的道义情态了。

12) 中的说者和施事是一体的，说者和施事不一致的情况也常见，不过一般都是 14) 至 17) 之类歧义句子。没有歧义的句子也有，例如：

13) 阿姊点头喽，我明日有通去喽。姐姐同意了，我明天可以去了。

13) 中的“有通”所指的指令不是说者即施事“我”发出的，而是“阿姊”发出的，“有通”的语义指向“阿姊”，说者在这里只是进行间接的指令传达。该句一旦省略“有”，意思就发生了变化，这时便是“我”发出指令了。因而，“有”也是不可省略的。

无独有偶，广东阳江话的“有得”也有此类道义情态用法，表“让”，即允许，如“我有得其去（我让他去）”。其中的“有”和“得”结合很紧，不能随意省略（黄伯荣 1996）。

1.2.2 当 12) 类句子中的主语是非第一人称时，“有通”的意义常常模棱两可，既可表道义情态，也可表知识情态。这两种意义并存正是道义情态发展为知识情态的过渡阶段。例如：

14) 阮老母有通度我剔陀半点钟。a. 我妈妈允许我玩半个小时。~b. 我妈妈可能可以给我玩半个小时。

15) 先生有通度阮去操场走一环。a. 老师允许我们到操场去跑一圈。~b. 老师可能会让我们到操场去跑一圈。

这两个例子里的“有通”在 a 里表“允许”，即是分别已经经过“阮老母”、“先生”的许可了；在 b 里表可能，这只是说话者的推测，并不一定实现。这类句子的特点就是主语都是指人施事，往往在句中出现，句子结构通常是“NP+有通+度+NP+VP”。

不仅如此，在现代闽南方言里，“NP+有通+度+NP+VP”中的“有通”还常常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既可以理解为表道义情态，也可以理解为表中性情态，还可以理解为表知识情态。例如：

16) 伊有通度汝食。a. 他有东西给你吃。~b. 他可以让你吃。~c. 他会有东西给你吃的。

17) 啊这的羊仔呼，昨昏跋落去屎礭仔彼内底死去，无人敢食，毋才有通 KUKU 予你食。这羊呀，昨晚摔倒厕所里摔死了，没人敢吃，这才有了羊肉/可以/可能炖给你吃。（《沙鹿镇闽南语故事集二》106.15-17）

16) 做 a 理解时，“有通”表中性情态，言下之意是“他有东西给你吃，你不会饿着的。”做 b 理解时，“有通”表许可，言下之意是“他东西可以给你吃，不会不给你吃的”。做 c 理解时，“有通”表知识情态，言下之意是“他会有东西给你吃，你将不会饿着的。”a 解表示的是一种客观具有的条件，b 解表示的是一种旨意，c 解表示的则是一种可能。17) 也同样有中性情态、道义情态和知识情态三解。情态义有三解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有通”的中性、道义、知识情态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闽南方言里常纠结在一起，它们之间有着“中性情态>道义情态>知识情态”的演变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语义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中间阶段，不仅是两者之间的事，还可是三者之间的事。

正因为“有通”的知识情态义还处于发展之中，如果要让“有通”单纯表知识情态，也总是要借助“不拢”之类表估测、判断的词语，方能把其知识情态义凸显出来。例如：

18) 伊不拢有通度汝去。他可能让你去。

当然，“有通”单纯表知识情态时，也还可能出现歧义。例如：

19) 伊不拢有通度汝食。他可能有东西给你吃。~ 他可能让你吃。

句中的“有通”所表示的知识情态既可能来自中性情态，也可能来自道义情态。这表明“有通”情态义的演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它处于中性情态向道义情态演变的过渡阶段，并存的两种情态也可能同时向知识情态发展。

^① 关于现实和非现实的区分，具体见彭利贞（2007: 66-81）。

^② 一般都认为，情态句是非现实的，非情态句是现实的。

1.3 道义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

“有通”来自道义情态的中性情态还有一条演变路径就是直接演化知识情态，不过这种演化只见于现代闽南方言。在台湾闽南语故事集里，表知识情态的“有通”有18例，其中来自中性情态的占11例。正如1.1节所涉及的，“中性情态>知识情态”是语言学界关于情态内部之间的衍生关系而得出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也是人类语言情态演变的一个共性。从中性情态到知识情态的发展同样是有理据的。“有通”所表示的中性条件义和可能义同样有蕴涵关系。一个动作行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外在条件，往往才有可能发生。所以：M2[可能] \supset M1[中性条件]。尽管“有通”从中性情态向知识情态的发展语境——无反诘词的反问句、有反诘词的反问句、带表估测、判断词语的陈述句共时呈现于现代闽南方言，很难看出它们的先后发展关系，但是我们发现上述这些语境跟其由道义情态向知识情态演变的语境（见§1.4小节）极其一致，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其演变路径跟其由道义情态到知识情态的演变路径并无二致。例如：

20) 你岸头一樣、岸尾一樣，有通挽到这米籃？你头（摘）一棵田尾（摘）一棵，能摘到这一籃子？（《苗栗县闽南语故事集》106.27-28）

21) 咱一丛红菜那有通挽一籃仔？咱们一株茄子怎么能摘一籃子？（《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一》76.17）

22) 我这亦无定定有通好得的安呢，我袋仔着揩较大脚咧！我也不一定都能这样得到（金银财宝），我拿的袋子要比较大！（《彰化县民间文学集九》234.23-24）

20) 至22) 分别是无反诘词的反问句、有反诘词的反问句、带表估测、判断词语的陈述句，它们有先后的发展演变关系。其中，21) 中的反诘词“那”实际上就是“哪”。22) 中表估测、判断的词语是“无定定（不一定都）”。这三个例子中的“有通”所指的知识情态都与外在的条件有关，显然是由中性情态发展起来的。

1.4 道义情态>知识情态

在清代戏文里，“有通”出现中性情态义的同时也出现知识情态义。不过，在顺治刊和光绪刊戏文里分别只见到一个重复出现的用例。以顺治刊为例：

23) 阮益春，我未曾来，阮阿公叫去搅脚尾，有通到我兮？我们益春，我还没有来时，我阿公就叫去抱脚了，能轮到我吗？（顺治刊《荔枝记》5.122-124）

23) 是反诘问句，表达的是说者鲜明的主观态度，句中的“有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当于“能”，表知识情态。这里，“有通”所表达的知识情态（认识可能）是由道义情态（许可）发展而来的。许可和认识可能存在着衍生关系，这早已成为语言学家（如Sweetster 1990: 58-65、Palmer 2007: 98-99、Traugot & Dasher 2002: 105-148等）的共识，尽管范晓蕾（2014）基于汉语方言的事实认为汉语缺失“许可—认识可能”的语义关联。事实上，从道义情态发展出知识情态是有理据的，在闽南方言里也的确存在着这样的语义关联。句中“有通”所表示的可能义和许可义显然是有蕴涵关系的。因为一个动作行为只有被许可了，往往才有可能发生。即一个动作行为可能实现，往往是以被许可实现为前提的。所以：M2[可能] \supset M1[许可]。在23) 中，作为下人的说者，主子“阮阿公”对他而言绝对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威者。如果是主子“阿公”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允许为仆人所享有的。假如句中的仆人不是“我”，而是“汝（你）”，按照常理即就主仆的道德规范来说，说者完全可以发出“有通到汝兮？”的指令。这时，出现于反问句的“有通”便获得“许可”的意义。但由于句中的仆人不是对方，而是说者自己，说者便不会对自己下这样的指令，而是对命题的真假做出判断。这种判断自然还蕴涵着道义情态。

如上所述，像23) “有通”出现于反问句、表知识情态的例子在清代戏文中仅见两例。这两例表反问都不用反诘词引导，而只用语调来表示。现代闽南方言里，尤其像泉州惠安一带，除可出现这类反诘问句，更多的反诘问句常会用“哪[lāʔ4]”、“陀[to24]”、“煞[suaʔ4]”、“各[koʔ4]”、“阿[a33]”、“敢[kā55]”等反诘词来引导，这些反诘词都表示“哪里”义，正如陈曼君（2004）指出，为了强调反诘语气，反诘词可以并连或三连地使用。反诘词的使用使说话者的主观意识得到加强，从而使知识情态得到强化。如：

24) 哪（阿煞/阿陀煞）有通入去内面啊？哪里能进到里面去呀？

“有通”的知识情态义在反问语境中获得，通过增加反诘词得以强化，最后在陈述句中逐渐得到固化。在现代闽南、台湾地区里，表知识情态的“有通”见于陈述句时常常出现“拢（可能）”、“的款（的样子）”之类表估测、判断的词语，这说明脱胎于反问语境中的知识情态义到了陈述句还不是十分明了，常常还需借助上述表估测、判断的词语来凸显。例如：

25) 汝拢有通入去内面咧。你也许可以进到里面去。

26) 有通有官做的款哦。可能有官做吧。（《彰化县民间文学集四：故事篇二》50.36）

二 “无通”结构的发展及其语义演变

在明清的戏文里，“无通”出现的频率比“有通”高。早在嘉靖刊《荔镜记》里已经出现两例，在万历刊《荔枝记》见到一例，而在后来的万历刊《金花女》、乾隆刊《同窗琴书记》以及顺治刊、道光刊、光绪刊《荔枝记》则都分别见到三四个甚至六个用例。

闽南方言的“无”相当于普通话里的“没”。彭利贞（2007: 345）指出，“没”只能外部否定^①“能”、“能够”、“敢”、“肯”、“要”、“想”、“愿意”，是因为只有动力情态与“没”的现实性特征没有冲突。“没”不能否定表达具有非现实特征的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但在现代闽南方言里，由否定词和情态动词构成的“无通”结构，不仅使用频率很高，而且可以表示各种不同的情态义。其实，在现代闽南方言里，“无通”已经不能像普通话那样把“没+情态动词”简单地概括为外部否定与情态之间的关系了。它们的内部总是结合得很紧的。这是其历时演变的结果。

“无通”最早出现的是道义情态和中性情态，皆见于嘉靖刊《荔镜记》，后来先后于万历刊《金花女》和顺治刊《荔枝记》出现知识情态和主语指向情态。总体上看，在明清戏文里，“无通”各种情态义的发展比较缓慢，直到现代闽南方言，才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无通”的语义发展经历了五个演变路径：1. 道义情态>主语指向情态（意愿）>知识情态；2. 中性情态>知识情态；3. 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能力）>知识情态；4. 道义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5. 道义情态>知识情态。

2.1 道义情态>主语指向情态（意愿）>知识情态

“无通”和“有通”一样，都有着和人类其他语言反向的语义演变路径。不过，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通”所经历的反向演化路径是“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知识情态”，而“无通”中间却省去中性情态义的参与，只出现“道义情态>主语指向情态（意愿）>知识情态”的语义演变。这是其他语言所罕见的。

2.1.1 “无通”表道义情态时经历了一个由弱趋强的过程。

在闽南方言里，“无”是用来否定动作、行为的发生或性状的存在（李如龙，1986；陈法今，1987等）。也就是说，“无”是在否定一种现实性，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无通”的道义情态义始见于嘉靖刊。

“无”与“通”一开始组合时，“无”的客观性发挥了作用，使“通”的道义情态义发生了转变，由直接性转为间接性。“无通”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描述，其所表达的道义情态比较弱。例如：

27) 银钱无通乞我趁。钱不让我赚。（嘉靖刊《荔镜记》51.003）

28) 人人说叫黄婆店内，歇有一丈夫二资娘。店门尽日关紧，无通乞别客宿。大家都说黄婆店里，住有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店门整天关紧，不允许给别的客人住。（万历刊《荔枝记》38.007-009）

这两个例子中的“无通”所表达的道义情态都不指向说者，27) 指向被隐含者，28) 指向句中承前省略的“一丈夫二资娘”。说者都只是在间接地传达一种已经存在的道义情态。据董秀芳（2002: 251-259）研究，有“不”、“无”、“非”等否定词与谓词性成分组成的否定结构有些发生了粘合，演变成了双音词。这些否定结构词汇化为双音词都有一个演化的历程。但是，闽南方言的“无”与“通”组合后即发生了粘合，“通”原有的道义情态大大弱化了，“无通”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是“无”对“通”的否定了，它们之间的界线已经很模糊了，所表达的意义只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相加了，因此应视为一个词了。

尽管27)、28)的“无通”和16)、17)的“有通”对事件的影响有所不同，前者发出的指令所涉及的行为可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来发生，后者发出的指令所涉及的行为只能是将来发生，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所发出的指令不具现场性，而是已存在并经他人转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具客观的现实性。那么，是否应把这些句子里的情态视为命题情态里的证据型情态（Palmer 2007: 35-52）呢？否也，这跟证据型情态有着根本的不同。证据型情态是一种命题情态，而道义情态是一种事件情态。Palmer (2007: 7-8)指出，命题情态关系到说话者对命题真假的判断，而事件情态与说话者对潜在的将来事件的态度有关。也就是说，命题情态涉及的是对整个命题的判断，而事件情态涉及的是对事件执行情况的影响。就上述这些句子来看，“有通”和“无通”涉及的只是对事件执行情况的影响，而不是对整个命题的判断。由此看来，“有通”和“无通”所表达的就是道义情态。只是这种道义情态超出了Palmer (2007: 70-76)等人所指的道义情态的范围。目前，Palmer对道义情态的描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道义情态涉及的是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以及非现实情景。而闽南方言“有/无通”所

① 彭书中的“外部否定”指的是否定词直接否定情态动词。

表达的道义情态则可指非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以及现实情境，这无疑是对道义情态理论的补充和丰富。

从万历刊《金花女》开始，表道义情态的“无通”出现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这时，说者或是施事主语，或是被隐含的施事。“无通”所指的道义情态一概指向说者，即指向施事。下面以顺治刊为例：

29) [旦]着度伊。要给他。 [丑]无通度伊。不能给他。(顺治刊《荔枝记》4.041-042)

30) 一分一厘亦无通度伊。一分一厘也不能给他。(顺治刊《荔枝记》9.348)

也就是说，在这两个例子中，说者在对自己发出一定的指令，“无通”所指的道义情态比27)、28)大为增强。27)、28)着重显现“无”的客观意义。而在29)、30)中，“无通”表达的不再是已经存在的道义情态，而是显现说者主观态度的道义情态，其中的“无”具有了主观性。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有些“无通”句中的说者和施事已经不是一体的了，施事不再是说者，而是听者或他人了。句中，说者直接向听者发布指令，“无通”的道义情态较之29)、30)又强了一步。它的语义只指向说者，而不指向施事。例如：

31) 这羊仔嘴成毒哦，你无通食哦!这小羊的嘴巴很毒哇，你不能吃呀! (《清水镇闽南语故事集二》134.23)

32) 就是讲一个人无通做歹……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做坏事…… (《石冈乡闽南语故事集二》70.31)

2.1.2 顺治刊时，“无通”从道义情态开始发展出主语指向情态，同时出现道义情态和主语指向情态两可的现象。不过，这里的主语指向情态不表能力，而表意愿。例如：

33) 十四冥阮句无通乞阮亚娘来。十四晚上我可是不愿意让我亚娘过来。(顺治刊《荔枝记》18.201)

34) 三哥不句无通度亚娘你去。可是三哥不许/不愿意让亚娘你回去。(顺治刊《荔枝记》18.072)

34) 之类作两可理解的句子到了道光刊、光绪刊乃至现代闽南方言仍然存在。从表许可的道义情态演化为表意愿的主语指向情态也是转喻在起作用。这里的道义情态表达的是某人许可他人做某事，这蕴含着某人有让他人做某事的意愿。因此，从表许可的道义情态衍生出表意愿的主语指向情态是有理据的。意愿义是最早在“无通”中衍生出来的，“通”单用时到现代大陆闽南地区才发展出此义(陈曼君2016)，而“有通”在闽南语书面语料里更是未曾见到。董秀芳(2002: 40)指出，发生了隐喻引申或转喻引申是语义变化常见的其中一种形式。这些语义变化使得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由直接变得迂曲，因此是双音词的理据性大大低于作为其源头的同形短语。可以说，此处“无通”的词化程度比表道义情态的“无通”更高。当它继续演化，它的整体性解读就更强了。

2.1.3 在现代闽南方言里，表意愿的“无通”继续向知识情态发展。例如：

35) 伊明日无通来相共，不信汝则看。他明天不会来帮忙的，不信再看看。

句中“无通”所表示的不愿意是说者推测的，是说者根据自己的观察所作的判断，未必为真，因而是一种由主语指向情态演化来的知识情态。

2.2 中性情态>知识情态

2.2.1 在“(NP) + 通+VP”结构中，“通”到顺治刊戏文才见到中性情态义。在“(NP) + neg/affm + 通+VP”中，“有通”发展出中性情态义也是始见于清代顺治刊戏文，而“无通”早在嘉靖刊里便出现了中性情态义。例如：

36) 相共得桃更深，返去无通可眠。一起玩到夜深了，回去后就没得睡了。(嘉靖刊《荔镜记》20.72)

否定结构先于肯定结构发展出中性情态义，这跟“无”所指的客观性有密切的关系。“无”的客观性是表客观意义的中性情态催生的土壤。我们认为，“无通”的中性情态直接源于“通”的道义情态，而不是源于“无通”的道义情态义。一者，两者出现的语境不同，前者出现于非兼语式，而后者出现于兼语式，如例27；二者，两者同时出现于嘉靖刊，且都只有一个用例。这时，“无”并非对表道义情态的“通”进行直接否定，而是与“通”粘合为一个新的表义整体——词了，然后继续进行语义演化。无论“无通”是表道义情态还是表中性情态，它的出现都是表义的需要。

在明清戏文，“无通”表中性情态的例子所见不多，只是到了现代闽南方言，才大量涌现。在现代台湾闽南语语料库里，89个“无通”用例，就有36个是表中性情态的。

2.2.2 “无通”由中性情态发展来的知识情态始见于万历刊《金花女》。这比“通”和“有通”分别于光绪刊和顺治刊发展出知识情态的时间都早。况且，这里的“无”已经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了，而不再表示一种现实性了。“无通”表知识情态的有下面两种情况，不管是哪种情况，“通”都表示说话人对某一命题真实性的判断，“无通”意为“没法”或“没能”。

一是用心理动词表示说者的观点或判断。例如：

37) 娘子，想起来，都无通措置。娘子，想起来，真没法筹借。(万历刊《金花女》290.9)

38) 你惊畏我无通度你。你怕我没能给你。(顺治刊《荔枝记》3.212)

这类句子中，“无通”所指的知识情态还处于发展中，需要借助“想起来”、“惊畏”这类心理动词来凸显对命题真假所做的判断。

一是直接用“无通”就能表示说者的观点和判断，这是其知识情态走向成熟的标志。例如：

39) 你若安尔做，就无通得伊疼。你如果这样做，就不可能到他的宠爱了。

40) 伊平常时无卜走，即摆无通攞头名。他平常不跑，这次不可能拿第一名。

明清戏文只出现于第一种情况，现代闽南方言则两种情况都是常见的。如上所述，中性情态和知识情态之间有蕴涵关系。在世界语言中，从中性情态到知识情态的演化是一条普遍的语义演变路径。这已为许多语言学家所证明了。

2.3 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能力)>知识情态

不但“有通”经历了“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能力)>知识情态”的语义演化路径，而且“无通”也经历了同样的语义演化路径。

“无通”由产生于嘉靖刊的中性情态发展为表能力的主语指向情态是现代的事情。现代台湾闽南语故事集中，有六个中性情态和主语指向情态两可的例子。这是中性情态发展为主语指向情态的过渡阶段。如：

41) 犹毋搁卜共借钱，伊知影讲伊散啊，无通还伊啊。可是要向他借钱，他知道他穷，没有能力/没有条件还他。(《彰化县民间文学集七》36.07)

这个例子里的“无通”既可以理解为没有能力，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条件。

与此同时，在台湾故事集里，我们也见到八个表能力的“无通”用例。例如：

42) 这个所再人讲借银百两，毋免行过三口灶啊，啊我连一两银都无通借着？这个地方的人讲借银百两，不用走过三口灶哇，而我连一两银子都没有能力借到？(《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二》6.21-22)

在现代大陆闽南地区，“无通”甚至还可以是主语指向情态和知识情态两可。例如：

43) 伊一月日无通趁五千簸。他一个月没有能力/可能没法赚五千块。

如果要表知识情态，总是要在“无通”前带“拢”之类表估测、判断的词语。这时，“无通”的知识情态义就可以通过“拢”类词来凸显。例如：

44) 伊一月日拢无通趁五千簸。他一个月可能没法赚五千块。

万历刊乃至清代戏文里，“通”已出现表能力的主语指向情态(陈曼君 2016)。然而“有/无通”直到现代闽台地区才见此用法。这表明，“有/无通”所表示的能力义是其自身语义演变的结果。就“无通”“有通”而言，我们推测当是“无通”先发展出此用法，然后由于类推，加速了“有通”此用法的衍生。

2.4 道义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

与“有通”不同的是，“无通”的道义情态向中性情态和主语指向情态的演化不是在一个轨道上进行，而是分两个轨道进行的。上面已经探讨了其中的一个轨道：道义情态>主语指向情态(意愿)>知识情态，下面将探讨另一个演化轨道：道义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这三者之间衍生的理据同上所述并无二致。

早在嘉靖刊戏文里，我们已经见到“无通”用为中性情态的例子了，乃至到了今天，闽南方言“无通”使用最多的还是中性情态。但中性情态并不仅仅只有一个来源。情态义的发展是多方向的，作为道义情态时它首先发展出来的是表意愿的主语指向情态，到了现代，该道义情态又发展出中性情态。例如：

45) 厝内无一块椅，我无通度伊坐。家里没有一个椅子，我没能让他坐。

有时候，“无通”可以作道义情态和中性情态两解。例如：

46) 我无通度汝提倒去。我不许你拿回去。~ 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拿回去的。

这个例子里的“无通”既可以理解为不允许，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条件。

甚至，我们还见到“无通”作三解的例子。道义情态除孕育出中性情态，还同时孕育出知识情态。如：

47) 伊无通度汝食。a. 他不让你吃。~ b. 他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的。~ c. 他不可能有东西给你吃的。

在现代大陆闽南地区，“无通”也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手段来表知识情态。例如：

48) 伊厝内过挤，不拢无通度汝店。他家里太挤，可能没法让你住。

不过，如果48)这类知识情态句缺少外在条件，便会出现歧义。例如：

49) 伊不拢无通度汝店。他可能不让你住。~ 他可能没法让你住。

这个例子里的“无通”所表示的知识情态可能来自中性情态，也可能来自道义情态。这表明，即使它处于道义情态向中性情态演变的过渡阶段，并存的两种情态也可能同时向知识情态发展。

2.5 道义情态>知识情态

如上所述，“无通”情态义的发展是多方向的，作为道义情态时它首先发展出的是表意愿的主语指向情态，继而向知识情态发展。到了现代，该道义情态又衍生出中性情态，继而向知识情态演化。不过，在道义情态的演化路上，主语指向情态也好，中性情态也罢，都并非它必经之处。到了现代，道义情态还可直接演化出知识情态。但这种知识情态还很不成熟，没有特定语境，还常和道义情态处于并存阶段。如要单独表知识情态，往往需带“不拢”之类表估测、判断的词语，或需借助特定语境等辅助手段来凸显。如：

50) 阿母下昼无通度我出去。妈妈下午不允许我出去。～ 妈妈下午不可能让我去。

51) a. 先生不拢无通度伊过关。老师可能不会让他过关的。

b. 伊字写撰否，先生无通度伊过关。他的字写得这么差，老师不会让他过关的。

52) a. 阿母下昼不拢无通度我出去。妈妈下午可能不会让我去的。

b. 阿母下昼无通度我出去，不信汝则看者目卖。妈妈下午不会让我去的，不信你等着瞧。

没有特定的语境，50) 中的“无通”有歧义，既可以表道义情态，又可以表知识情态。只有当句中带了“不拢”之类表估测、判断的词语，如51) a、52) a，或者句中出现了特定语境，如51) b 中的前半句、52) b 中的后续句，方能把“无通”圈定在知识情态义上。不过，很多时候句中是没有这样的辅助手段的，这时句子总是会出现歧义，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方能消除歧义。

本文通过考察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全面揭示闽南方言情态结构“有通”和“无通”词汇化及语义演变的历程及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明清以来“有通”、“无通”在各个时期的语义分布可概括为表1。

明清以来“有通”、“无通”在各个时期的语义分布

表1

	道义情态：许可		动力情态				道义、中性情态		中性、主语情态		道义、主语情态		知识情态：可能性		道义、知识情态		中性、知识情态		主语、知识情态		道义、中性、知识情态三可			
			中性		主语指向		两可		两可		两可		两可		两可		两可		两可		两可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嘉靖		1		1																				
万历：荔		1																						
万历：金	1	1		1													1							
万历：苏																								
顺治	1	2	1	1		1									1	1	1							
乾隆						3																		
道光	1	1	1			1									1	1	1							
光绪	1	1	1			1									1	1	1							
惠安	常见	常见	常见	常见	不多	不少	不多	不少	不多	不少			不多	不成熟	多不成熟	不少	不少			不少	不少	不多	不多	
台湾	19	20	26	36	8	9	2		2	6				18	16			1	1		1	1		

注：“有”、“无”分别代表“有通”、“无通”；“惠安”、“台湾”分别代表“惠安方言”、“台湾闽南语故事集”；“主语”指代主语指向情态；嘉靖、顺治、乾隆、道光、光绪分别代表文中提到的各个时代的戏文。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有通”和“无通”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有”、“无”对各个时期的情态动词“通”所分别进行的肯定和否定。根据我们的考察，“有通”、“无通”在各个时期的表义情况同“通”在这些不同时期单用时的表义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情态义如中性情态和表意愿的主语指向情态是率先在“无通”中发展起来的，有的情态义是与“通”同时发展起来，而大多数则是远远迟于“通”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有通”和“无通”的表义是在“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

其次，“有”和“无”虽是反义词，要么表肯定，要么表否定，但它们与表道义情态的“通”结合的出发点不同。“有”“通”组合出于语用的需要，“无”“通”组合出于表义的需要。“有通”出现时，“有”彰显“通”所指的道义情态，有强化道义情态之作用，“有通”是一个松散的组合。后来，借助中性情态这一中间环节，“有通”从具有非现实性的强道义情态发展为具有现实性的弱道义情态，其结构也由松散变为紧凑。“无通”出现时，具有现实性，“无”作为一种客观的描述，从间接的角度来弱化“通”所指

的道义情态义。继而，“无通”又渐向强道义情态发展，由非现场性渐走向现场性。无论如何，“无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结合紧密的结构。概言之，“有通”道义情态的发展由强趋弱，而“无通”则由弱趋强。

第三，“有通”和“无通”的语义演变都是多方向进行的。“有通”在《金花女》戏文中首度出现时表道义情态，之后分别向中性情态和知识情态发展。在这两种后起的情态中，中性情态的发展最为充分，使用频率最高，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又分别沿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即分别是：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能力）>知识情态；中性情态>道义情态>知识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具体以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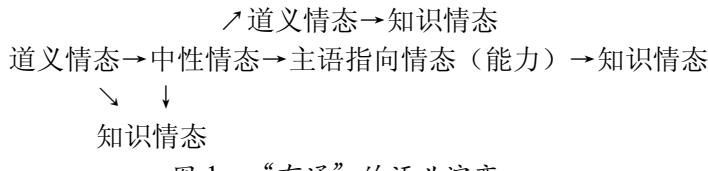


图1 “有通”的语义演变

“无通”在嘉靖刊戏文中出现时既表道义情态，又表中性情态，它们都衍生自“通”。其中，道义情态又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即：道义情态>主语指向情态（意愿）>知识情态；道义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道义情态>知识情态。中性情态则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即：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能力）>知识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无通”的两条语义演变路径分别以①②表示，具体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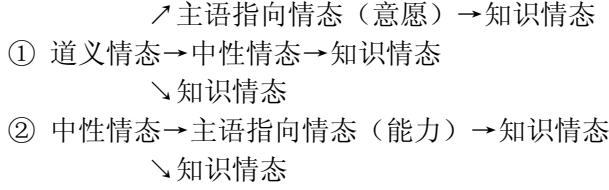


图2 “无通”的语义演变

从中可以看出，“有通”和“无通”的语义演变既有个性，又有共性。这也显现出肯定和否定的不对称。就是有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两者产生的年代也大都相去甚远。而同样发生于现代的语法化路径——“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能力）>知识情态”，我们推测“无通”出现的时间可能早于“有通”，它对“有通”的演化起到类推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有通”该语法化路径的演化。总体上看，“有通”和“无通”的各个语义演变路径大都处于发展之中，过渡阶段普遍存在，更有甚者，三义并存的情况也出现。其中，两者的中性情态发展得最为成熟。

第四，“有通”和“无通”既和人类其他语言能性情态动词有着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又和他们有着反向的语义演变路径。与此同时，有通”和“无通”所表达的道义情态还可指非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以及现实情境。不仅如此，而且“有通”内部还有双向的语义演变。以往研究认为双向语义衍生发生的必要条件是：两个语义功能属同一概念范畴，语义辖域相同，有同等程度的主观性。但“有通”所发生的“道义情态↔中性情态”这一双向语义演变却对此提出挑战。上述这些无疑是情态理论的补充和丰富。

第五，尽管范晓蕾（2014）基于汉语方言的事实认为汉语缺失“许可—认识可能”的语义关联，但我们不但可以在“有通”中而且可以在“无通”中看到这样的语义关联。

第六，“有通”“无通”是表存在与否的“有”“无”与情态动词组合而成的情态结构。以往关于这类情态结构语义演变的研究未曾见过，本研究在填补研究空白的同时，也为人类语言的情态结构立一典型。

参考文献：

- 贝罗贝、李明 2008 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及句法演变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 陈法今 1987 闽南话“有”、“无”字句式，《华侨大学学报》第2期。
- 陈曼君 2004 闽南话助动词“通”的句位功能，《语文研究》第3期。
- 陈曼君 2016 闽南语“(NP)+通+VP”中“通”的语义演变，《集美大学学报》第2期。
- 陈曼君 2017 闽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咧”的来源及其语法化，《语言科学》第4期。
- 陈前瑞、王继红 2010 南方言“有”字句的多功能性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董秀芳 2002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
- 范晓蕾 2011 以汉语方言为本的能性情态语义地图，《语言学论丛》（第43辑），商务印书馆。
- 范晓蕾 2013 再论汉语方言的能性情态语义地图，豆丁网。

- 范晓蕾 2014 以“许可—认识可能”之缺失论语义地图的形式和功能之细分,《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黄伯荣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 李如龙 1986 闽南话的“有”和“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林伦伦 2001 论粤东闽南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的关系,林继中主编《闽南方言·漳州话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 彭利贞 2007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吴守礼 2001a 《明嘉靖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566年)》,台北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1b 《明万历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581年)》,台北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1c 《清顺治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652年)》,台北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1d 《清光绪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884年)》,台北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2a 《明万历刊金花女戏文校理》,台北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2b 《明万历刊苏六娘戏文校理》,台北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3 《清乾隆刊同窗琴书记戏文校理(1782年)》,台北从宜工作室。
- 郑国权 2010 《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同窗琴书记四种》,中国戏剧出版社。
- 朱冠明 2005 情态动词“必须”的形成和发展,《语言科学》第3期。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2 V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ckard, J.L. 2001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汉语形态学: 语
言认知研究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Palmer, F.R. 1979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London: Longman.
- Palmer, F.R. 1986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F.R. 1990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2nd ed. London: Longman.
- Palmer, F.R. 2007 语气·情态 *Mood and Modality*.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Sweest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Auwera, Johan & Vladimir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Typology* Vol(2):79-124.
- Von Wright, E. H. 1951 *An Essay in Modal Logic*.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The Semantic Changes of the Modal Structure “u 有/bo 无 thang 通” in Southern Min(闽) Dialects

CHEN Man-j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modal structure “bo thang 无通” appeared earlier than “u thang 有通” in southern Min dialect.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the word “u 有” and the word “w 无 u” simply make a affirmative and a negative respectively to the modal verb “thang 通”. The first combination of “u 有” and “thang 通” is the need for pragmatic while the first combination of “bo 无” and “thang 通” is the need for expressing a sense. After that, the “wu thang 无通” and the “u thang 有通” occur semantic changes constantly along their respective tracks. The semantic changes of both are multi-tracks and most of these semantic changes are in the development, because transitional phases are widespread,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three meanings coexisting is not rare. Those changes of both have both comm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The two modal structures not only have the same paths of semantic changes as the modal verb of other languages, but also have the reverse paths of semantic changes in the modal verb of these languages, and even can express a realistic deontic modality. What's more, the two-way semantic evolution of “u thang 有通” also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ame conceptual structure. These are all rich and complementary to the theory of modality.

Key words: Modal Structure; Modality; Semantic Change; Southern Min(闽) Dialect